



(苗青 摄)

# 人生就是 一次次追车

□赖建辉

前面约80米是站台，停着一辆公交车，我向它冲去，并不断挥手，希望公交车等等我。可我跑出几十米的时候，这趟县城开往乡下的公交车还是没有等我，徐徐开走了。

刚才跑得太快，估计跑出了100米/30秒的时速。我不是田径运动员，而且平时也没怎么跑步，在耳顺之年，又在没有做好准备活动的情况下发起这样的猛跑，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我感到有些气喘，有些站立不稳。我放慢脚步，一步一步走到站台，在不锈钢长凳上坐下，开始等下一趟公交车。我环顾四周，只有一位老嫂子在等车，她说要去十里亭村。

刚走一趟车，距离下一趟公交车开来还有一段时间，我掏出手机看信息。

玩手机的人不知时间过得快，我忽然感觉到有一个很大的蓝色影子从站台前一闪而过。抬头一看，天啊，那正是我要坐的公交车！因为这里是出县城后的第三站，没有人下车，公交车司机可能看到站台上没人招手，就向前开去了。我从长凳上弹起，向前冲去，并不断招手，希望公交车等等我。然而，我追出了二十几米远，还是无功而返。

看到我又一次错过车，老嫂子说：“我眼睛不好，还没有看清车是开向哪里，它就过去了。”她是在对我解释，好像没有帮我看好车很内疚的样子。我对她笑笑，说大嫂不怪你，怪我只顾玩手机。她也笑了，说：“你这么大了，还和年轻人一样喜欢玩手机！”我抬起头，端详眼前这位老嫂子，她的头发全白了，但看上去人很矍铄，一看就是一个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她说她眼睛不好，我分明看到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

我终于来到做事的地方。

看到我有些疲劳的样子，同事们问我没休息好吗？我回答：“因为追车。”“因为追车？”同事们哈哈大笑起来，纷纷夸赞，“好体力，好体力，一大把年纪了还能追车。”“厉害了我的哥！”连网络短语都飘出来了，他们的话里有一种揶揄、一种讽刺。

因为追车，我感到浑身酸痛，咽喉也开始痛起来，我猜想可能是中暑了，忙找来藿香正气水，一瓶喝下，其余两瓶用来冲热水澡，这是我治疗中暑的妙方。

等我缓过来，这一天已基本报销了。我再次搭乘公交车返程，这次不用追车。公交车平稳开动，我靠在座位上，一幕幕以前追车爬车的情景浮现眼前——

少年的时候，我和发小们常常去追拖拉机。那时候一个生产大队有一台中型拖拉机，是专门用来拉运公粮和生产资料的。我们一帮顽皮捣蛋鬼一看见拖拉机开过我们村，就去追拖拉机。开拖拉机的司机是大队长人，对这帮顽劣村童不敢打，骂又起不了作用，只能在过村的时候减速行驶，任由捣蛋鬼们追车。有的追上了，像猿猴一样敏捷地上了车，发出胜利的欢呼。有些个子小力气小的也追上了，跳起来双手攀到车后卡，可就是爬不上去，就让身体吊挂在车厢后面，任拖拉机带着走出一百多米，等到抓车的小手困了，两手一松，人就回到了路面。这样回到路面是要讲究方法的，脚着地后要跟着拖拉机向前跑几步才不会立即摔倒，如果脚沾地就想立定站稳，那不但稳不了，还会被拖拉机的惯性带着向前扑倒，弄个嘴啃泥。如果落下的地方正好是水坑，那就是一头一脸一身泥浆。那时的乡村路就没平坦过，不过，捣蛋鬼们不怕摔，也摔不坏。

我成年的很多时候依然在追车。那时交通工具不发达，进城赶圩时，如果班车启动了我还没上去，就会直接跳上去抓住车窗。这样干的不止我一人，司机很无奈，每次从乡下开往县城的班车都人满为患。我记得为了逃票，我还野蛮地爬过火车，真是玩命青年！

人的一生，有太多太多的追车，生活的追车和人生的追车紧密相连。而今，我追着追着，追上的是自己这架晚年之车。哦，晚年之车同样有你追我赶，同样也有故障有小修大修，前面的路同样有交通拥堵和红绿灯。此刻，在我前面停着很多小车，几条道的小车加起来有近百辆，我可以不急着想去追那行走在更前面的车了，悠着点，平安大吉！

## 故乡的石板桥

□林双贵

两条硕大的青石  
为成一座简易的桥  
赤条条倒卧在浅浅的沟上  
于是就有了一道捷径  
歪歪斜斜 拉近了故乡

没有雕花和护栏  
亦没有人说的富丽堂皇  
简陋而寂静  
风雨的洗涤 雷电的灼伤  
仍然光滑如镜的肌肤  
被多少赤足无数次抚摸  
没了棱角  
鲜花点缀 蜻蜓飞舞  
蜜蜂采撷  
却有奔涌而来的两岸春光

鸡叫头遍  
便有早起的农人荷锄担肥  
穿过层层晨雾  
在田头地脚辛勤劳作  
蔬菜成垄 瓜果成行



(资料图片)

月上枝头  
夜归的脚步和爽朗的笑声  
把石板拍得啪啪响

爷爷走过石板桥  
背回奶奶来拜堂  
父亲走过石桥板  
单车驮着母亲的嫁妆  
那年我是骑着摩托车  
搭着妻儿去了远方

于是故乡的石板桥  
仿如两扇厚重的大门  
门里 是慈母攥在手里的线头  
门外 是我越来越模糊的远方  
而那些每天食不甘味的人  
一定是未寻得家的方向

一夜春风  
吹醒朴素的村庄  
窄窄的石板桥  
已盛不下尾随来的春光  
旁边一条结实的水泥大道  
飞驰着大车小车  
轻快的马达  
正演绎山村新的畅想

爷爷被抬着过桥  
奶奶被抬着过桥  
父亲也被抬着过桥  
年近八十的母亲  
披着余晖拄着杖  
笃笃敲在石板上  
母亲俯下身去  
倾听到石板桥微弱的呻吟  
石板桥荒芜了  
如同父辈们逝去的村庄  
长出的青苔  
老长老长

## 目送

□梁荣

目送是一次又一次的别离，也是这人生路上成长的印迹，更是我此生难以抹去的记忆。

小时候，我们出去玩，母亲总站在门口目送我们，然后大声叮嘱要注意安全，不能打架。等我们读书了，每天母亲总会把我们送到门口，望着我们一蹦一跳地往学校去，最后高声地喊：“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要好好学习。”等我们到乡里念初中了，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每个周日要返校了，母亲会把装满酸菜的玻璃罐子数了又数，才安心地装进袋子里，临出门从房间里掏出个黑布袋，掏了又掏，掏出分分角角的零钱，整整齐齐地码在我们的手掌心，缓缓地说：“家里穷，一个人只有5角钱的零用钱，要省着用。”望着母亲，我们心里酸酸的，使劲地点头默许。在门口，我们要走了，母亲说：“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然后目送着我们，直至我们消失在村口的大榕树下，她才拍拍衣襟上的粉尘进了屋。

送着，送着，大哥初中毕业因为家里没钱就回家务农，二哥小学毕业因没考上初中，加上家里的生活越来越紧张，父亲以此为理由，让二哥辍学了。最后只剩下我，读着读着，考上了柳州地区民族师范学校。那以后，离家一去就是半年。每次要离开家，母亲早早地起床，锅里架起蒸糯米饭的木甑子，生怕我路上饿着，用竹笋壳包糯米饭，糯米饭上放着几块烤得金黄的酸肉。送我出门，看着我快要走远了，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又追了上来，笑了笑说：“我正好要去菜园摘点菜，就再送你吧。”说着，把我肩上的包抢了过去。那时，母亲非常瘦小，瘦得那背包把她整个人都遮住了。只见那塞得鼓鼓的蓝色背包在前边不紧不慢地移动着，走过了菜园，她才停下来，把背包放到我背上，眼睛直直地望着我。走了好远，回头见她还站在原地，目送着我。见我回头，母亲挥挥手大声地喊着：“荣儿，要努力读书，你二哥挣点学费不容易的。”这话，在山与山之间不断地回旋着，直至我泪流满面，失声哽咽。整整三年，每次离开家，都是如此。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目送我走了好远好远……

2002年，我中师毕业，在柳州找了一所普通的民办学校任教，直至2007年离开柳州去了广东。离家越来越远了，每次送我，母亲总是千叮万嘱咐：路上一定要小心，一定不要和陌生人聊天，一定不能吃别人的食物……如此之类的唠叨在耳边响了一路，等把我送上码头，我上了船，最后母亲才轻轻地说：“到了地方就来电话，妈妈才放心。”等我进了船舱，母亲就站在码头一直眺望，眺望着船拐进河湾里，只剩下船尾排出的浪花拍打着河岸，她才转身回家。

……

转眼，三十多年光阴一掠而过，如烟缥缈，如雨淅沥，如水奔腾向前。别离的目送，把母亲的黑发渐渐染白，并在粗砺的岁月里日渐稀疏。我真担心哪一天离开故里的时候，只剩下孤独的自己，那样，目送就真的成了回忆。



(吴海明 摄)